

青青紫苏园

■廖雯

在我记忆中的那一片紫苏园，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园子。那是母亲在房前屋后随意撒下的种子，年复一年，竟长成了一片紫色的海洋，这些紫苏就像一团紫色的云朵，环绕着青砖灰瓦的老屋，蓬蓬勃勃地把老屋团团围起，形成一个没有围栏，但舒心自由的紫苏园。

每年的春天，老屋前的石阶路边，屋后水池附近的空地上，老屋左边的巷子里，右边的墙根处，只要有泥土的地方，紫苏细嫩的苗都会从地里冒出来，甚至是院子后方泥砖垒成的围墙上，也能看见紫苏细细的幼苗从泥砖里钻出来。刚长出的紫苏只有两片小叶子，像一小朵一小朵浅紫的花瓣，粉如胭脂，脆生生地站在阳光下，更像一个胆小的孩童，怕别人碰触。但这一情景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在春风春雨的滋润下，只需一个月的时间，这些胆小的孩童就会长大成一个身材高挺，气宇轩昂的少年。它们呼朋唤友，争先恐后地疯长，紫色的叶子一层层往上蹿，给原本破旧的老屋增添无限的春光和生机。

母亲勤劳能干，一家十几口人的蔬菜瓜果都是她从土地种出来的，因此，我家有好几处菜园。在众多的菜园当中，母亲最是钟情于这一片紫苏园。那时，在外干了一天农活的母亲，回到家已是傍晚，但还需要张罗一家人的饭食，来不及稍远一些的菜地里摘菜，她就会拉着我一起到房前屋后扯摘几把紫苏，这时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轻轻拨开那一丛丛的紫苏，挑选最嫩最肥厚的紫苏叶。母亲手脚麻利地把刚采摘的紫苏放进盆里洗干净，切细，倒入已打好的鸡蛋液中，用筷子不停地搅拌，然后倒入烧热的油锅中，锅中顿时炸开成盛开的花朵，深紫色的紫苏叶点缀在金黄的鸡蛋中，一阵阵浓郁的紫苏鸡蛋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令人垂涎欲滴。每当这时，站在灶台边的我总是趁母亲不注意，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锅中抓起鸡蛋直接塞进嘴里，也不管烫不烫，只觉那一股香味刺激着每一个味蕾，滚烫的蛋花在舌尖跳动，混着紫苏特有的清香，烫得我直呵气却舍不得吐出来。这时的母亲总是一边用锅铲轻轻拍打我偷吃的手，一边嗔怪说：“女孩子太馋，长大了嫁不出去！”那时的我根本没想过嫁不嫁得出去，每当母亲用紫苏煎鸡蛋，只要看见金黄的蛋花和焦脆的紫苏，我就会忍不住偷吃，紫苏煎鸡蛋成了我儿时最美的佳肴。

对紫苏的偏爱正是缘于我对紫苏煎鸡蛋的热爱。因此，那一片紫苏也成为儿时最美的乐园。很多时候，我总是喜欢站在那一片茂盛的紫苏园中去感受紫苏在阳光下的生长。紫苏的叶子是心形的，边缘带着细细的锯齿，正面是深沉的紫，背面却是羞涩的淡红，摸上去有些粗糙，但却很柔软。清晨的露珠落在叶面上，像是撒了一把碎钻，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白色的蝴蝶最爱在紫苏丛中嬉戏，它们翩翩的身影与摇曳的紫苏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乡村夏天最美的风景。紫苏的叶子虽然是深紫色的，但它开出的花却是极淡的紫，在叶子之间若隐若现，不仔细看就像是白色的，近乎透明，花瓣薄如蝉翼，边缘带着细微的波浪褶皱，仿佛被风一吹就会颤动起来。四五片花瓣

围成小巧的唇形，中间探出几根纤细的蕊，开在茎秆顶端，像一串串羞怯的小铃铛，偶尔有蜜蜂钻进花芯，整串花穗便跟着轻轻摇晃抖落花粉。我还特别喜欢闻紫苏的那种气味，经常摘下几片夹在书本中，有时上课想瞌睡时，就会拿出来放在鼻尖下闻闻，一股浓浓的香气顷刻间迎面扑来，把瞌睡虫薰得不见踪影。

这一片紫苏园不仅是我儿时的乐园，也成了母亲晚年生活的陪伴。随着岁月流逝，兄弟姐妹们都已成家立业，像鸟儿一样飞离了老屋，只剩下母亲和父亲在老屋生活。2000年的冬天父亲离世，那时的母亲已是七十多岁，腰部刚做了手术，走路只能弯着腰，而且走不了多远。我们都劝说母亲跟着子女们一起生活，但母亲不肯，她说：“老屋就是我们的根，要有人守着。你二哥家就在老屋前面，相隔几步路，有什么事情，我站在门口叫几声，他们就能听到。”最后我们尊重母亲的决定。

母亲的晚年生活因为这一片紫苏园也变得忙碌充实起来，三餐四季都与紫苏紧密相连。有一年，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听说了紫苏不仅仅可以做菜，而且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叶子和茎秆晒干了之后，都可以做菜、煮汤、泡茶。从此，她对紫苏热情越发高涨，每年的春天，当紫苏刚刚从泥土里钻出来，她就会把提前积攒好的草木灰撒在地里，六七月份紫苏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母亲就会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挎着竹篮，在房前屋后忙着采摘紫苏。她总是轻手轻脚地拨开紫苏叶，寻找最肥壮的那几片摘下来，然后铺在石阶上晒，只要天气好，她会日复一日不停地摘，不停地晒，然后把晒好的紫苏用袋子装好，分给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晚秋时节紫苏开始结籽，她就会用一根长竹竿扫过那一片紫苏，把紫苏籽扫落下来，说种子落下，来年的春天紫苏会长得更多更密。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远离故乡的我每次打电话给母亲，她会跟我讲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聊得最多的还是她的那片紫苏园，她在电话里或是赞叹紫苏的长势真好，或是告知我这一季晒了多少斤紫苏，或是告知我今天村里谁来采摘紫苏。每当聊起这些时，我都能感知母亲的那一份快乐和满足。

每年国庆节，当我回到家乡，刚进入村口，远远就能看见老屋门前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紫色，像春天的朝阳一样绚丽。母亲拄着拐杖，站在那一大片的紫色中打望，当我出现时，母亲脸上的笑容就像紫苏刚开出那一串串的花朵，亲切而生动，这一温馨的情景持续了二十多年。

如今，老屋早已不在，那片紫苏园随着老屋的轰然倒塌已不见踪影，母亲也消失在时光的隧道里。可每当我走在路上闻到紫苏的香气，或是走在乡间看见紫苏的影子，眼前便会浮现出那个穿着蓝布，佝偻着腰在紫苏丛中忙碌的身影。那些和母亲一起采摘紫苏的时光，就像是被紫苏的香气浸泡过一般，在记忆里愈发清晰。

青青紫苏园，是我永远的乡愁，也是我对母亲最深的思念。

这个春天，我很满意

■李济南

四月的最后一场雨说来就来。我扛着锄头往家跑，途经村口老柳树时，几片泡得发胀的桐花被风卷着掠过裤脚，重重砸在泥地上，像是老天随手丢弃的碎布。

今年春天醒得格外早。二月末的某天清晨，我推开门，凛冽的风里突然多了股潮湿的甜味。后院那棵老梨树还光秃秃的，枝丫间却冒出几粒红中透青的花苞，冻得发皱的树皮底下，隐约泛着一层鲜活的绿。那时候我总嘟囔，这鬼天气还没回暖，花骨朵就急着往外钻。

可春天哪管这些。地头的野荠菜最先顶破冻土，毛茸茸的叶片上还沾着冰晶。紧接着是田埂边的紫云英，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紫红，几场太阳晒过，眨眼就铺成了一片摇曳的花海。有一天给秧苗浇水晚了，月亮已爬上树梢，扛着水桶往回走时，忽见水渠旁的野水仙在月光下泛着冷白，恍若撒落人间的碎银子。

逢着赶集日，村头的文化广场就热闹起来。孩子们举着竹网追蜻蜓，老人靠着石磨抽旱烟，目头穿过新抽的柳枝，在石板路上筛出满地摇晃的光斑。我蹲在溪边洗锄头，看水面浮着的杨絮打着旋儿，忽被漩涡卷走，又猛地浮上来。对岸扎羊角辫的小丫头蹲在浅滩，拿树枝戳弄搬家的蚂蚁，被她娘老远喊了声，慌得把树枝一扔，踩着水花往回跑。

这些光景，总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时春天是漫山疯长的蕨菜，是田埂上追着牛跑的黄昏，是祖母灶上飘着糯米香的毛香耙。后来去城里打过工，总觉得季节不过是手机日历上的提醒，直到今年，才又摸到了春天的脉搏。

隔壁王大爷在院角搭了个暖棚，每天不亮就提着木桶浇水。有次我

问他费这劲干啥，他往手心啐了口唾沫，说：“瞅着这些苗儿，心里才踏实。”这话不假。当那些黄瓜藤顺着竹架攀缘而上，顶花带刺的小黄瓜一天天鼓起来，连平日闷头干活的庄稼汉，路过时都要驻足多看两眼。

眼下四月将尽，梨花落得差不多了，枝头结出青绿的小果。山坳里的杜鹃开得正艳，远远望去像烧着几簇不灭的火。我现在习惯每天收工后绕点路，沿着溪涧慢慢走。溪水比冬日清亮许多，能瞧见石缝里藏着的小虾。

前几日收拾杂物间，翻出件压箱底的蓝布衫。那是去年赶集时买的，嫌颜色太鲜一直没穿。这回套在身上，站在晒谷场转了圈，风掠过衣襟，布面上的细格子跟着晃动。恍然明白，哪有什么不合适，不过是自己画地为牢。

春天快收尾时，我在老屋墙根发现一株蔫头耷脑的薄荷，叶片发黄打卷，泥土板结得像石头。我刨松了土，浇透了水，没几日竟抽出新芽，嫩绿的锯齿边在风里舒展。原来再不起眼的生灵，给点照料，就能重新活过来。

站在四月的尾巴上回望，这个春天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没挣到外快，没出过山，不过是守着地头看日升月落，听蛙鸣蝉噪，感受露水的凉、日光的暖。可正是这些平常日子，让我找回了从前的心气。那些以为丢了的鲜活劲儿，原来一直藏在泥土里，等着人弯腰去拾。

雨不知何时停了。我踩着湿润的田埂往家走，脚边泥土泛着黑亮的光。抬头望见西天挂着道淡虹，几只归巢的麻雀扑棱着掠过晒谷场。深吸一口气，胸腔里满是青草混着新泥的香气。这个春天，我很满意，因为它让我知道，最实在的好日子，都长在脚下的土里。

烟火温柔

■牛艺璇

经历了一天的忙碌后，我倦容满面地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家的方向蹒跚独行。直到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到爱人和女儿的身影后，满身的风尘与疲惫才一哄而散。

餐厅里吊着一盏复古的灯，灯光介于明亮与昏暗之间，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餐桌是橡木的，色泽淡雅素净，有一股大自然的气息。桌子上摆着爱人的拿手好菜，一盘春笋炒腊肉，一盘香椿拌豆腐。这些应季时蔬，是母亲昨天刚从老家快递过来的。母亲发微信说，现在正是春笋和香椿最嫩的时候，吃一口准能鲜掉眉毛。

此刻爱人还在灶台前忙活，烟火气弥漫在她的周围，像是裹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纱。这样的情景虽然每天都会出现，但我内心深处所体悟到的爱和暖意，却从来没有被时间稀释，反而随着岁月的变迁，愈发觉得这样的场景才是对幸福生活最贴切的定义。

香气满屋。此刻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旁，用美好的食物来消除一天的辛苦和劳碌。自从女儿上了小学后，爱人便换着花样为我们煮饭烧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怎么吃都吃不够。她用一双伶俐的巧手，将那些裹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蔬菜，还有女儿百吃不厌的鸡鸭鱼肉，烹饪出我们永远割舍不掉的家常味，让我们总在每一个夜色来临的时候，感受到无比静默且踏实的暖意。

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

人间烟火。我深以为然，只是我同时也认为，在这碗人间烟火里，一定盛放着轻松、温暖与内心安宁，它或许是母亲在抻好的素净面条上，又放了一个煎蛋，又或许是爱人在熬制的小米粥里，加入了我爱吃的青菜。在面对这一碗人间烟火的时候，我终于能够卸下所有的伪装和小心，跟爱人说说最近蔬菜的价格，埋怨埋怨沙尘滚滚的鬼天气，问问孩子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问问她是否又认识了新的伙伴。

我曾与爱人约定，饭桌上不谈工作，不问学习，用爱人的话语说就是“不差吃饭的这点时间”。伏案工作，埋头读书，本就让我们和孩子都疲惫不堪了，何必再牺牲掉晚饭这个身心放松的美好时刻，去聊一些无关生活的事情呢？因此，我们晚餐的氛围是十分愉悦和温暖的，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围坐在复古的吊灯下面，吃着美味可口的饭菜，聊着轻松惬意的话题，给生活注入了云朵、海绵的温柔。

朝霞初升，万物初醒，崭新的世界又一次明亮了起来；中午时分，暖阳和煦，天地之间一派光明。只是在一天之中，我仍然独爱傍晚。我爱热气腾腾的饭菜，也爱久久不散的油烟，更爱关上门后，与世界暂别的这方小小天地。而在这一方小小天地中，我们以烟火致敬和礼赞生活，以轻松对抗和消解烦恼，于是生活也随之动人了起来，温柔了起来。

说到底，生活的温柔，就藏在每一个烟熏火燎的日落时分。

诗歌

写给母亲(外三首)

■黄苏桃

屋外的颜色换了一批又一批
你在屋内编织炊烟
你不关心雨雪
你只关心百合花
有没有开出你的村庄

我弯弯绕走了许多路
那条通向你的桥永远笔直
桥那头
风穿过你单薄的身体
你渐行渐远的发髻
盘起山水之重

那年早晨
阳光照在你身上
你的影子被风吹得柔软
你脸上泛起蓝色花朵
你从一滴水里
接过大海般的身份

虚构
某些虚构会在恰当时刻产生弧度
并且让灵魂殊途同归

虚构一个被打得很薄的夏天
如倾泻而下的瀑布
像裙摆上拍打下来的月光
细细碎碎地落入了山涧
足够包裹植物和雨水

虚构一只鹰
浩浩荡荡
征服荒芜的丘陵
穿过一片草原和水域
此时，落日西下
一朵花战栗着回到树上

折子戏
塔影重重，形态各异
水做的塔，泥做的塔，空气做的塔
塔里，风赶着葡萄
穿梭于架上
架上的葡萄
掐出汁，再烘干

一只乌鸦领着一群乌鸦
绕过不同的塔，唱着折子戏
困在塔里的月光听不见
深山，实在是太深
水流不出去

霜降
记不清
老屋前的池塘，干枯了多少年
池塘边的桃花树，青石洗衣板
也一并镶嵌在祖母的青春里

常常在傍晚
祖母独自坐在新院子
看晚霞笼罩整个村庄
渐渐染红了
村口那棵百年银杏树

后山的芦苇挂不住新鲜的风
也挂不住
那些被逐渐遗忘的名字
祖母说，看
又多了一座新坟
霜降了一年又一年
雪，一直还没下